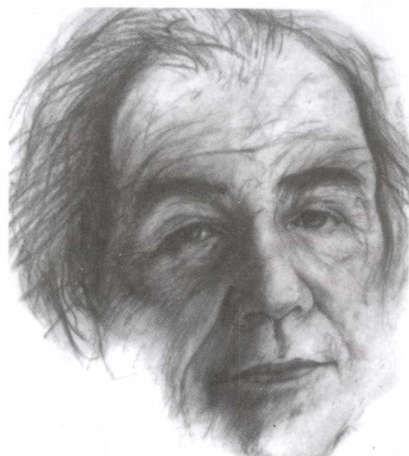


A g a i n s t B a u d r i l l a r d

Disordering of a Post-modern Academic Mythos



反鲍德里亚

一个后现代学术神话的祛序

张一兵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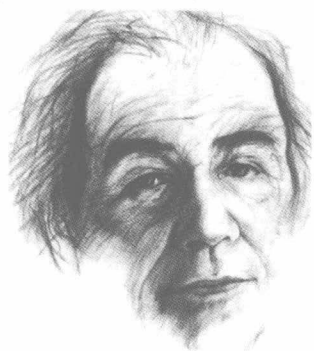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教育部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江苏省“333”工程研究项目

A g a i n s t
B a u d r i l l a r d

Disordering of a Post-modern Academic Mythos

B565.59
Z220



反鲍德里亚

一个后现代学术神话的祛序

张一兵 著

商务印书馆

200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鲍德里亚:一个后现代学术神话的祛序/张一兵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ISBN 978-7-100-06705-8

I.反… II.张… III.鲍德里亚—哲学思想—研究
IV.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190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反 鲍 德 里 亚

——一个后现代学术神话的祛序

张一兵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6705-8

2009年12月第1版

开本880×1230 1/32

200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15 1/4

印数5 000册

定价:32.00元

客体在其系统中消失
生产在其镜像中消失
真实在其拟真中消失
他人在其克隆中消失
多数派在沉默中消失
痛苦在其透明中消失
诱惑在其狂欢中消失
罪行在其完美中消失
回忆在其纪念中消失
幻觉在其终结中消失,最终

幻术师在舞台上灯光下消失。幻术师在其艺术终结时,只能让自己消失(但不知道该怎么消失)。

——让·鲍德里亚(《冷记忆 4》)

Abstract

This book is domestically the first polemic work, which responds, in a direct and frontal way and from the standpoint of Marxism, to the objection of early Baudrillard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his deconstruction of Marxian theory of labor value. Making advantage of the brand-new method of Situating, the author makes a critical and detailed reading of Youth Baudrillard's three most important academic books; *For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Signs*, *The Mirror of Production* and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And he makes a deep analysis of the academic and thinking basis of the Youth Baudrillard, which is namely the logic of symbolic exchange based on grassroots' romanticism of Moss-Bataille; Furthermore, he makes a clear distinction of the utmost secret transformative process of critical logic in the development of Baudrillard's thinking, from the dissolution of the ideographic material to the symbolic value of coding structure, then to the quasi-real existence without a model, and in the end the symbolic miscoding of death becomes the hopeless waiting of Baudrillard's tentative salvation of the world. This is a death trilogy, which occurs in Baudrillard's academic scenery and in which the real existence is murdered. The thought of late Baudrillard is discourse like a virus and paranoia. This kind of logical violence of theory terrorism has become an absurd modern academic cartoon in the excessive rational interpretation.

About the Author

Zhang Yibing (Original Name: Zhang Yibin), male, born in Nanjing in 1956, graduated i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jing University in August, 1981. Now he is a philosophy doctor, a professor and a tutor of doctoral candidates. And he is also vice president of Nanjing University, director of the Research Centre of Marxist Social Theory. Besides that he is a standing director of Chinese Academy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 Standing director of Chinese Academy of History of Marxist Philosophy, chairman of Philosophy Academy of Jiangsu Province, chairman of Marxist Academy of Jiangsu Province. His representative works include: *Back to Lenin: A Post-textological Reading of Philosophical Notes*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8); *The Impossible Real of Being: mirror of Lacanian Philosophy*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6); *A Deep Plough of Texts* (Vol. 1, RUC Press, 2004; Vol. 2, RUC Press, 2007); *Problematic, Symptom Reading and Ideology: A Textological Reading of Althusser* (Central Edi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2003); *The Subjective Dimension of Marxian Historical Dialectics*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2, 2nd Edition); *Atonal Dialectical Fantasia: A Textological Reading of Adorno's Negative Dialectics*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2001); *Back to Marx: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in Context of Economics*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9, 2nd Edition, 2009.).

序

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 1929~2007),法国当代思想家,1929年7月生于法国东北部的兰斯(Reims)。祖父是农民,父母为普通公务人员,故而鲍德里亚早年并没有多少精英意识,这可能也是他日后能够接受巴塔耶和莫斯的草根激愤观的深层心理内因。亨利四世中学(Lycée Henri IV)高中毕业后,鲍德里亚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的入学考试中落榜,甚至没能正常升读大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在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之后才进入大学的)。此后,他又在大学教师资格考试中失意。这些经历,日益加深了他内心对当代西方主流文化的积怨。到了1960年代初期,鲍德里亚在索邦大学学习德文,后来在一个中学里教德语,但也正是在这个波澜不惊的时期,他开始受到莫斯人类学观念的影响,并初次留意到巴塔耶的哲学。1966年,鲍德里亚在高等实验学院(l'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参加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研讨课,同时在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大师列斐伏尔的指导下完成了自己的社会学博士论文《社会学的三种周期》;同年,他赴巴黎第五大学担任助教,不久之后转到南特禾大学(Nanterre),教授社会学近20年。1986年鲍德里亚转至多芬大学(Dauphine,巴黎第九大学)任教,直到1990年辞职退休。鲍德里亚的第一任夫人是露西(Lucile Baudrillard),生有一儿一女。1995年,鲍德里亚第二次结婚,新人为玛蒂(Martine Dupuis),是一位杂志摄影编辑。这显然与鲍德里亚后来对摄影的爱好相关。从1960年代后期开始,他与《乌

托邦》(Utopie)和《通道》(Traverses)这两份左翼激进刊物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发表大量文章。此后,他陆续出版多部有重要影响的论著,建立起当代学术大师的地位。纵观其整个学术生涯,鲍德里亚并不属学院派,他的写作风格自由随意,其中尤以后期文本之不注考据和参考文献的习惯为甚,然而这些又都无损于其思想的原创性、爆发力和超凡的深度。此外,呈现在鲍德里亚思想中的多变性和一种非线性厚度也深深令人折服。用他自己的话说:“20岁是荒诞玄学家—30岁是情境主义者—40岁是乌托邦主义者—50岁横跨各界面—60岁搞病毒和转喻。”其代表性论著有:《物体系》(1968年);《消费社会》(1970年);《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1972年);《生产之镜》(1973年);《象征交换与死亡》(1976年);《论诱惑》(1979年);《拟真与拟像》(1981年);《他者自述》(1987年);《冷记忆》(五卷,1986~2004年);《终结的幻想》(1991年);《罪恶的透明》(1993年);《完美的罪行》(1996年);《美国》(1997年);《不可能的交换》(1999年);《恶的智能》(2004年)等。

这部书,将是我们与现今学术风头正盛的鲍德里亚的一场直接的正面遭遇。鲍德里亚不久之前的离世,无疑更增强了外界对他的学术关注。^①通常,鲍德里亚在人们眼中是“后现代主义”思想的一代宗师,甚至“被誉为是新纪元的高级牧师”^②。如今,斯人已逝,但其巨大的国际学术影响,仍然在深刻而广泛地发生着。

毋庸置疑,鲍德里亚是欧洲后现代思潮之激进语境中出现的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家,但依我的思忖,人们对他在当代西方思想史中的

① 2007年3月6日,鲍德里亚因病去世。同年8月,中国沈阳召开了第一个鲍德里亚学术思想专题研讨会。10月,国际著名的鲍德里亚研究专家凯尔纳教授到访南京大学,并参加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办的鲍德里亚国际学术研讨会。

② [美]凯尔纳等:《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页。

定位问题里却始终存在着几个重要误识：一是人们认定，鲍德里亚曾经是一位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者”，而我却认为他事实上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甚至可以更确切地指出，鲍德里亚的学术出场，恰好就是从对自己老师左派政治立场的背叛开始的。回望欧洲 20 世纪 60 年代末那个著名的“后 68”时段，我们不难看到，这种背叛正是后马克思思潮^①的逻辑缘起，这个时期也是整个后现代思潮的自体生成时刻。其二，人们通常将鲍德里亚看作一位“后现代主义”大师，而从严格意义上考察，我则发现鲍德里亚并不是一位“后现代主义”者^②。若深入探其本质，鲍德里亚不仅一直在鲜明地反对整个现代性，甚而也不遗余力地从根本上批判和拒斥全部后现代景观。故而，将鲍德里亚指认为“后现代主义”的思路同样是一种严重误读。在我看来，长时段地深植于青年鲍德里亚思想镜像深处的他性理论构架，实际上是由法国社会学家莫斯基于原始部族的人类学研究而形成的象征交换理论，这种学说后来被法国哲学家巴塔耶从文化学的意义上更广泛地阐释出来。以我之见，这个妖魔化的莫斯—巴塔耶的学术逻辑从其根本上就是反人类现代文明的。不过，我们不妨先将这种思想定义为文化返祖式的草根浪漫主义（关于这个概念，我将在下文中作详细说明），以便展开分析。^③此外，还应当指出，鲍德里亚所依从的这种批判逻辑与德里达、利奥塔等人对后现代存在状况的肯定性论说也是截然异质的。其实，后现代思潮恰恰

① 参见拙文《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思潮和晚期马克思主义》，《福建论坛》2000 年第 4 期。

② 后现代是不能称为“主义”的，他们拒斥一切理论逻辑构架。所以，postmodernism 只可以译成“后现代思潮”或“后现代论”。

③ 凯尔纳也看到了这一点，但是他只是将其指认为鲍德里亚从《生产之镜》到《象征交换与死亡》这一时段的思想背景。他还提出，鲍德里亚还受到雅瑞(Jarry)“消除意义的玄学”的影响。参见[美]凯尔纳《千年末的让·鲍德里亚》，《鲍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陈维振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8 页。

是鲍德里亚在其反讽语境中着力鞭挞的拟真物。^①其三,人们对鲍德里亚思想中关键性概念的非同质性问题也缺乏准确的认知。我注意到,在目前国内外学界关于鲍德里亚学术思想的研究中,大多数论者对鲍德里亚在不同阶段使用过的一些相近概念(如象征交换、系列、真实等)的讨论,常常不假思索地就赋予了同一性的内涵,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历史的研究方法,势必导致对鲍德里亚思想中不断变化的理论逻辑的同一性暴力。

在此,我先概要地讨论一下与本书主题密切关涉的上述第一个误认,即指认鲍德里亚曾经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思路,由此再直面鲍德里亚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质询与批判,并进而辨析其学术范式中更深层次的历史性理解问题。

翻开西方学界许多关于鲍德里亚的研究文献,不难发现,较普遍的观点是将其早期的思想发展时段直接指认为一个处在新马克思主义框架内的研究时期。譬如,波斯特即认为,1973年以前,鲍德里亚“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批判基本上仍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结构主义的大框架中进行的”。^②凯尔纳和贝斯特大略也持这样的观点。^③我翻查了一些相关的中文资料后意识到,国内大部分研究者似乎也基本上无批判地接受了这种断言。然而,当我仔细阅读完

① 我注意到,甘恩(Mike Gane)也持相近观点。所以,我觉得凯尔纳对甘恩的批评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描述“后现代”状况的学者并不一定就是“后现代主义者”。凯尔纳的观点参见[美]凯尔纳:《鲍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陈维振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② Mark Poster, *Jean Baudrillard, Selected Writings, A Introduc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③ [美]凯尔纳:《鲍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陈维振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凯尔纳竟然说,鲍德里亚的早期作品是用符号学对马克思主义作补充。贝斯特的观点可参见该书第58页。2007年10月,我曾当面与凯尔纳教授就此交换过意见,他并没有直接反驳我的观点。

鲍德里亚早期的两部书稿《物体系》^①和《消费社会》，特别是在读过他写于1973年以前的另外几部论著以后，国内外学界的这个共识判断则开始成为我的怀疑对象。

鲍德里亚早年之思果真经历过一个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的发展阶段吗？就我目前的研究来看，结论是否定的。仔细分析起来，多数论者之所以得出这个错误结论，通常是基于“鲍德里亚始终在批判资本主义”这样一个事实判断。然而，一个虽十分显而易见却很容易产生理论斜视的逻辑关系是：批判资本主义并不一定就是马克思主义。我认为，鲍德里亚从来就没有成为过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即便他在建构自己的理论逻辑空间最初时刻，鲍德里亚所持有的理论立场就皈依于后马克思思潮。其中，十分具有象征意义的文本事件是：他的第一部作品《物体系》发表于1968年。^②事实上，那也是欧洲左派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现实分界线。时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鲍德里亚的三位思想导师列斐伏尔、巴特和德波其实都已经不再直接处于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语境之中了。晚期的巴特虽系欧洲左派，可他素来就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而列斐伏

① 鲍德里亚在1968年出版的 *Le système des objets* 一书，其实并非是在讨论人之外的物体或自然物质，而是意在探究已经落入人的工具性“环顾”（海德格尔语）世界之中的非自然客观对象。用我们的话来讲，即社会存在中的人工物质系统——客体。这种特定意义上的客观对象群的出现，实际上是工业性之后才发生的事情。所以，关于这部书的书名，窃以为应译作《客体的系统》为当（在《鲍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一书的中译本中，译者就准确地使用了这一译名）。基于引述应有的规范，我在本书中保留中译本译者使用的书名。

② 1968年5月，一场著名的反对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学生—工人运动在法国巴黎爆发，即著名的“红色五月风暴”。由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现实中走上了自己的下坡路。

尔和德波此时的理论立场也已经转变为对马克思的超越。^①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支援背景上的理论定位。这也就意味着,当青年鲍德里亚最早开始筑就自己的镜像逻辑时,支配他初始思想生成的大写他者就已经是后马克思思潮。并且,我们还应该指出,鲍德里亚此时的这种后马克思思潮的理论倾向,对他自己的思想逻辑筑模来说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暂存理论寄居体。更何况,后马克思思潮并不是马克思主义。^②

其次,我的基本判断是:在早期的《物体系》和《消费社会》两部书中,鲍德里亚把自己的老师列斐伏尔、巴特、德波等人对资本主义社会最新变化的批判转喻成了一种抽象的哲学反思,尤其是在《消费社会》一书中,鲍德里亚只是将列斐伏尔、德波已经意识到的当今社会生活中俯拾皆是的主导性消费现象(列斐伏尔的表述是“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而德波的形容则为“以景观控制为显性社会结构的消费社会”)通俗而夸张地表达出来罢了。我想特别指出的是,鲍德里亚在这两部文本中的理论思考所基于的他性理论支撑点,主要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列斐伏尔最早所展现的那个远古社会中未被功用性价值逻辑污染的象征性本真存在。因而,在这两个文本的理论问题式生成的全程里,马克思历史现象学批判逻辑的偶尔在场反倒显得十分牵强。我认为,青年鲍德里亚思想源初语境的真正建构支点,是莫斯、巴塔耶那种以原始社会(部落)中的礼物回赠交换关系和非功利耗费观念为核心的草根主义历史观。不过,我也发现,这个重

① 列斐伏尔在写于1967年的《现代世界中日常生活》一书中就已经开始批评马克思的生产主义了,而德波也在同期完成的《景观社会》里,以景观生产来取代商品生产,由此成为后马克思思潮的基础性文本。故而,我有理由作出这样的判断,即青年鲍德里亚的思考逻辑之始就已不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构架之内了。

② 参见拙文《后马克思思潮不是马克思主义》,《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要的他性理论镜像在鲍德里亚早期理论构境中的在场,如在《物体系》和《消费社会》中的现身,都还只是遮遮掩掩的零星露面。

以我之见,从深层叙事逻辑的断面来看,《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生产之镜》和《象征交换与死亡》三本书,可以说是鲍德里亚拟构的真实存在(象征交换)被完美谋杀故事的学术三部曲,也是他走向反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三部曲;而从鲍德里亚自身的整体思想发展脉络来看,这又是他从自主性理论筑模到原创性思想空间转换的关键时期。

1972年完成并出版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①一书,可以看作鲍德里亚从后马克思语境中以叛逆的姿态,向反马克思主义逻辑通道的最早出走。必须承认,这部书是鲍德里亚早期学术理论建构中分量最重的论著之一,也是其“死亡三部曲”的第一步。在此书的前两章中,在对德波的“景观社会”观念进行符号学改写的基础上,鲍德里亚从已经出现唯心主义片面超越的“景观社会存在”更极端地跳跃到空无的符号王国里,并以符号生产和抽象的差异性社会关系彻底取代了马克思所强调的前提性的社会物质生产结构。于是,鲍德里亚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性质的指认中,从“消费社会”又超越性地进入“符号社会”。从第三章开始,鲍德里亚则彻底告别马克思,成为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政治经济学和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直接反对者。至此,鲍德里亚思想的逻辑构境已经出现了跨越式的变化,他提出了自己的聚焦于生成差异性能指的象征劳动和符号价值存在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逻辑,并且,也开始直接批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① [法]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主要是使用价值)和经济拜物教理论。^①

而后不久,在次年出版的《生产之镜》一书中,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成了鲍德里亚直接攻击和否定的靶子。《生产之镜》亦即鲍德里亚真实存在谋杀三部曲的第二步,虽然此时他的思想中尚存一定的后马克思思潮的逻辑残渣,但该书的出版足可视作鲍德里亚成为彻底的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杆。鲍德里亚反对马克思,并不是因为他简单地持有布尔乔亚的意识形态立场,而恰恰由于他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是彻底的:因为马克思仍然站在资本主义所构筑的工业性物质基础和创造这种基础的全部西方文明之上。而在鲍德里亚看来,真正败坏的不仅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和政治结构,而恰恰是被马克思刀下轻易放过的物质生产方式本身,资本主义不过是这个历史的功用性有序社会存在方式的最高水平而已。根据鲍德里亚的指认,马克思的错误就是将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经济学构架普遍化了,只在“交换价值体系”中才会出现的劳动生产、使用价值和生产方式,被马克思泛化为“人类生成的一般模式”。所以,马克思固然也真诚地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致力于深刻揭露资本逻辑的剥削本质,可是,他并未意识到自己这个以有用的劳动生产为逻辑中轴而展开的历史哲学话语,从本质上还是资产阶级价值交换体系无意识的编码产物。对马克思来说,人之所以是人,即因之于生产:我生产故我在。这也是鲍德里亚所说的“生产之镜”的本意。根据鲍

① 波斯特认为,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鲍德里亚还保留着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并“以符号学分析的一般原理检验马克思分析商品的普遍原理”,一直到《生产之镜》的阶段,他才开始反对马克思。在本书中,我将证明这是一个误判。鲍德里亚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否定,恰恰是从《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开始的。波斯特的观点参见[美]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晔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页;[美]凯尔纳编《鲍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陈维振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108页。

德里亚在《生产之镜》一书中阐述的思路,人们在斯密—马克思的生产之镜中获得了一种意象,并由此建构出一个虚假的功用世界、一个对效能性实践主体的自我指认,而这种镜像的本质恰是功用性的价值逻辑,因此,生产之镜也可以扩展为全部政治经济学之镜、大写的自然之镜和历史之镜。鲍德里亚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隐性本质与资本主义正好是自体同质的,马克思却将构序的生产力中性化了,并将其视为一般社会存在和进步的基础,从而未能意识到生成整个功利性的价值存在坐标即是这种效用性的有序生产体系本身。在鲍德里亚看来,正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非但没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反而更深地遮蔽了事情的真相,使表面看似激进昂扬的革命道路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和轨道。所以,马克思其实并没能真正改变资本的逻辑,他力图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本身,可却又无意识地沦为“资本精心阐述的最巧妙的意识形态幻象”。

鲍德里亚声称,自己正是要彻底否定这种“我生产故历史在”的存在本体论,既彻底拒绝马克思主义,也拒绝自己曾经拥有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所有虚假的生产性激进话语。此时,鲍德里亚明确拒绝将全部社会存在和历史运动建立在塑形的物质生产之上,拒绝承认以历史进步为核心的有序社会发展观,拒绝把人视为生产者(劳动力)。一语概之,他旗帜鲜明地反对生产的效用性塑形逻辑,反对将发展物质生产力视作人的目的。借用当代西方学界已某种程度上达成共识的概念来说,他要打倒生产主义。我认为,这也是鲍德里亚的真正可怕之处。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门内逆子,《德意志意识形态》法译本的参与者之一,鲍德里亚与其他众多马克思主义的外部敌人完全不同,后者大多只是浮于表面地简单攻击马克思思想不同的历史派生形态及其意识形态幻象,而鲍德里亚则直接、准确地定向爆破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大厦内部最重要的一个支撑性结构——物质生

产基始论和历史现象学批判逻辑。可见,鲍德里亚所发出的质疑性提问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而言,必定不是无关痛痒的东西,他注定要成为马克思真正强大的理论对手。

最后,在1976年写下的《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中,鲍德里亚之思似乎又发生了更大的逻辑异轨——鲍德里亚自己的原创性理论构境逻辑终于形成。如果说,在前两部书中,鲍德里亚主要做的还只是以象征交换为逻辑尺度,指控马克思基于物质生产方式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是布尔乔亚意识形态的无意识同谋的话,那么从这部书开始,鲍德里亚则更多地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入手,力陈马克思劳动、生产观念的种种过时。在这个阶段,被鲍德里亚用来图绘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关键性概念——拟真出场了。并且,一个作为缺失本体的基础性范畴——真实也开始成为他思想构境和施展逻辑批判张力的支点。由此,鲍德里亚着手以拟像—拟真的理论图式重新解读当代资本主义的存在逻辑。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定性分析上看,他是从“消费社会”到“符号社会”,再到此处的超级现实的“拟真社会”。我感到,此时的鲍德里亚开始直接受到晚期拉康思想的深层影响,虽然这种作用大多是以误认的方式悄然生成的。综观鲍德里亚恢宏的“谋杀三部曲”,就是在这一步,他直接走向了真实存在的死亡。也是在这里,鲍德里亚公开拒绝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他以“理论恐怖主义”自比,提出了以象征颠覆为核心的政治替代方案,“烧毁符号”,“以死亡反对死亡”,鲍德里亚要在象征性的“灵魂深处闹革命”——想象力就是一切!从而,在他这里,反对客观存在的资本主义统治的现实革命终于演变为一场唯心主义的观念造反。

此后,鲍德里亚继续紧贴当代西方社会生活中一些最重要的新变化,提出了一大批新的观念和分析构架,并借此成为当今西方学界否定性地透视、批判后现代社会现实的激进话语中令人瞩目的领军

人物。我必须指出,鲍德里亚的确不是什么“后现代主义”者,他只是在自己的草根浪漫主义逻辑批判之思中孤独前行,达及了某一个连后现代思想都未曾触及的人类生存的深刻而犀利的反思维度。其实,他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提出的一些新的概念,如“拟真”、“超现实世界”以及“诱惑”等重要范畴,恰恰都是在揭露资本主义后现代现象的最新意识形态形式的深刻奴役本质。事实上,饶有兴味的事情是,连鲍德里亚也对自己被误读为“后现代主义”的“参考权威”而感到可笑。他公开表示,他的思想与“后现代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在他看来,自己对当代现实社会的批判性分析被人们肤浅地“事后拼贴”标注为时髦的“后现代”,实在是相当荒谬的事情。^① 我以为,一旦我们将鲍德里亚只是简单地作为后现代思想家来正面歌颂,我们就恰好错过了鲍德里亚。

还需专事交待的一个问题是,在本书中,我自己采用的研究方法有了重要的新变化,即思想构境理论新平台。对这个问题,我在《回到列宁》一书中作了比较详尽的说明。^② 在此,我仅简单摘录其中几个相关的思想构境片断,作为我的方法论阐释:我以为,任何一种理论学术思想的本质都不是一个凝固的逻辑构架,如同牛顿的实体性的时空构架,而是一种复杂的时刻处于变动之中的学术思想场境的历史性建构。这种思想构境其实是非范式的,甚至没有具体的死去或石化了的概念框架,而是一种功能性的提问和思考,它常常表现为一个易碎的、随时重构的问题追问和暂时性的立场支点。其中,交织

① 参见[法]鲍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版,“译序”第9页。

② 参见拙著《回到列宁——“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导言。